

悼淑型

(七絕二十首)

一、

金門陋巷淑型過，
詩懷碩人歎已驚。
異域無親鄉誼重，
鐘樓階上暢談情。

一九一九年夏季我在美國舊金山(金門)街上偶見一位中國留學生，使我想起詩經碩人篇「朝兮夕兮笑倩兮」的詩句。不久又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課堂中遇見她。方知她是無錫顧敬良先生的次女。大學內有一座塔，塔頂置大白鳴鐘。在這很高的鐘樓下面，學生們可以帶冷食來進午餐。

二、

作客成家西雅圖，
往還迢遞計程途。
櫻花時節經蜜月，
林肯碑前泛綠湖。

後來我從芝加哥赴西雅圖去訪問她，那時她在奧利根大學讀書。結婚後我們先後東行，在華盛頓度蜜月。這裏有一個美麗的湖。日俄戰爭停止後，日本帝國政府贈給美國聯邦政府的櫻花，都種在湖邊。櫻花後面就是幾十丈高的林肯紀念碑。

三、

養疴瑪湧我偕同，
又送求匡到茫通。
形影不離苦分別，
團圓偏在戰爭中。

她在意大利北部瑪湧山區療養院時，我從柏林去訪問她。不久又偕同她到法國地中海邊茫通。一九二四年我們先後返國。那年冬季她在大連登陸時，直奉軍閥戰爭尚未結束。

四、

教人愛教茅塞開，
嘆息良朋竟遇災。
負笈蘇聯君独早，
紅場觀禮我偕來。

我們在北京學校中担任功課。一九二六年三、八月
慘案後，她去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翌年李大釗、安作深、
高仁山、王實生等被捕遇害，她返國後又同我一起赴
蘇聯。

五、

攻倭淞滬炮聲高，
千里遙臨赴戰場。
身著白衣充護士，
傷兵感激念勤勞。

一九三二年春季，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日軍侵犯。
她從北京趕到上海，參加了傷兵醫院的工作。

六、

當年攜手入東倭，
豈為遨遊泛海波？
一獄牽連須避地，
雙飛疾到莫斯科。

一九三四至三五年我們在日奉一起做情報工作。
因被「怪西人」一案牽連，故趕返國內再去蘇聯。

七、

大洋重渡借東風，
紐約奔馳願未窮。
敵騎侵凌華夏疾，
募捐濟難救兒童。

她于一九三六至三九年在美國組織、支持、擴大一个
L戰時中國難童救濟委員會。後來這委員會併入
紐約的L援華會。

八、

消夏同登白山頂，
神馳祖國心如煎。
青紗帳里游擊隊，
殲滅敵軍計幾千？

白山在姜團東北部綏因州的南部，是一個著名的避暑地。

九、

工業新成合作社，
延安區城游擊區。
輸將海外集香港，
初募申江亦績殊。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一起參加了工業合作社運動。
在香港設有「國際委員會」接收並分配海外匯來的捐
款。她單獨赴上海淪陷區為「工會」募捐。

十、

南洋烽火已漫天，
抗敌宣传印度年。
学府欢迎花如雨，
太平南北夏瓜甜。

一九四四至四六年初，我们同在印度做战时抗日的宣传工作。曾到各大学去演讲，有一次直抵太平关外阿富汗边境。

十一、

人民中國放光明，
推廣幻灯志可行。
紐約公園學攝影，
遊人笑我富閒情。

一九四六年春季至一九五〇年秋季，我們在美國。她學習攝影，準備回國從事新聞圖片的專業。

十二、

古國方興天地寬，
新聞攝影業剛鑽。
年逾花甲紅旗手，
爾受獎章我喜歡。

一九六〇年全國婦女聯合會從全國女幹部中選出德才兼優的「紅旗手」二十四人。她是從中國攝影學會選拔出來的。

十三、

交流文化遠出疆，
印緬重遊服務忙。
老少歡呼吾解放，
新交舊友聚一堂。

一九五二年春季我們一起參加了出訪印度和緬甸的「中國文化代表團」。

十四、

雁荡名山怪石稠，
當年战跡鏡中收。
宣揚革命英雄事，
遊击強兵建大猷。

一九六二年秋季我們同遊浙江溫州附近的
雁蕩山。

十五、

湖心小住未能忘，
麻葉蓮花朵朵黃。
堪笑慈襖為壅斷，
五台奇種鎖山莊。

一九六三年夏季在承德（熱河）避暑山莊
住了兩星期。

十六、

君操古筝奏新曲，
筝声如雷暑如流。
胶州海角不重遊，
未識何人把歌續！

一九六四年夏季我們在青島避暑。

秋、

富春江上憶偕遊，
落葉紛紛已暮秋。
五福將來身後事，
遺灰散佚付東流。

我們月去新安江參觀水電站，途經富陽，
故在停車時沿富春江散步。

十八、

斗室光明淨無煙，
琴音昔日繞鐘邊。
而今絃斷空惆悵，
挑盡孤燈待曉天！

淑醒晚年勤于學習古琴和古箏，她自幼就
喜弄音樂。

十九、

風雨同舟五十年，
桩桩往事在眼前。
不堪回首鐘樓夢，
再渡重洋亦惘然！

前九
她臥床臨終~~人~~還對我說，我們二人
有半世紀交情。

二十、

物化魂銷一俊才，
冊冊猶見夢中來。
何如能使重臨宅，
共賞金銀花又開！

一九六四年我們一起在東華門大街住宅的院
內種了金銀花。每逢夏季就在花棚旁納涼。

In Memoriam

(1)

In a shabby lane of Berkeley,
Above the Golden Gate Bay,
I met a body exquisitely pretty.
We enjoyed talks in our dilect,
and luncheons long and hearty,
under the shadowy Campanile.

(2)

From Washington to Seattle I visited,
Happily we united.
Honeymoon recrossed the Continent,
then by shores of the Patomac
already cherries in full blossom,
we went boating with friends in bosom.

(3)

From Berlin I travelled to the Alps
to see her in sanatorium in woods.
But before our return to Peking for reunion,
we sailed along the Mediterranean,
for she liked the French Riviera
filled with salty air of the ocean.

(4)

Homeland no longer tranquil,
students and workers in turmoil,
ready to fight militarist, imperialist.
I followed her foot-steps
and went to Moscow
to learn how to conduct new studies.

(5)

When General Tsai's army fought the Japs,
she left her class-room and dashed to Shanghai.
In lily-white gown of the nurse
she attended hundreds of the wounded,
all moved by her diligence
and devotion to service.

(6)

Yellow Sea we crossed,
In Tokyo we lived.
But the case of a strange westerner flared,
which compelled our exit.
Once more to Vladivostok
we safely sailed.

(7)

Crossing Siberia and the Atlantic,
Duty-bound in New York,
she collected funds for war-orphans,
for the Japs attacked our villages
where guerillas were active
but children left helpless.

(8)

Summer vacation in New England,
White Mountains we climbed.
Our thoughts fled to motherland,
where, under the moon-light,
how many Japs were being killed
by our guerillas hidden in the field!

(9)

Enthusied by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she valiantly fought on the industrial front.
In Hong Kong, before the Japanese capture,
her publicity work reaching overseas.
From Shanghai amidst enemy's terror,
she collected seizable contributions.

(10)

War ended when we were in India,
promoting propaganda for Asia.
We were showered ~~by~~^{with} flowers
in the valley of the Ganges,
entertained by the Puktoer
with honey melons north of Karbe Pass.

(11)

Peace prevailed with Tsing tai-shih ousted;
her enthusiasm for lantern-slide revived.
In the New York Central Park
she practised photographing;
I was made her ready object
and saw all passengers smiling.

(12)

Back in Peking she laboured for years,
i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News-photos,
and fostered a group of photo-journalists.
She well deserved her reward
among the two thousand,
entitled the bearers of red flags.

(13)

Twice together we joined delegations
visiting India and Burma.

She was ever busy with the Leika.
Everywhere people admired the New China;
we met old friends
among numerous new ones.

(14)

New China was woomed by guerilla warfare,
This she wanted to commemorate was clear.

In the Yen-tung region near our eastern coast,
stand strangely shaped stony hills like a forest;
Here she photoed heroic spots with natural beauty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sters plenty.

(15)

It's hard to forget the days
when we lived on the lake.

The lonely water lilies
unfolding yellow petals,
of a unique species,
were kept by the monopolizing Empress!

(16)

Like hail storm subduing summer heat,
you played with classical instrument,
songs truly up-to-date.

Alas, I shun from revisiting
the bay region where
the same music some one may be playing.

(17)

Arm-locked we strolled along the Fuchienkiang,
and chattered in an autumn morning.

On the river banks maple leaves were dropping.
To each other we entrusted the distribution
of our ashes on the quiet stream,
so that they may be carried to the ocean.

(18)

In our bright, spotless room,
around the winter stove warm,
your music from Chinese harp used to loom.

Alas, in the bitter seasons to come
I'll feel forsaken
for the strings are broken!

(19)

Fifty years we sailed
through stress and storm,
together we felt calm.
I can't help recollecting
the remote town of Berkely,
and its university Campanile.

(20)

An able, faithful cadre disappeared,
of whom often I have dreamed.
Were it possible for her to return,
we should enjoy again
the fragrant flowers in the yard
which we have jointly planted.

1954年6月29日

69年6月29日

讀晴窗來信，據所述而作

(一)

新耕校防修先，
一畝斗升起不肖烟。
冷眼揮鋤勤下種，
起風洒雨潤公田。

(二)

遊園摘果碧桃鮮，
汨水攜來蛭連連。
勞逸協調不知苦，
興無天資境亦甜。

六九年八月八日

立秋有感

蝉声聒耳響不停，

寂寞遙瞻織女星。

五十年來甘苦並，

空庭惆悵念淋瀝。

讀晴霞來信，彼在河南息縣
放八百多鴨子去田間吃谷
據其所述而作（六九年九月九日）

(一)

昨日稻田一片黃，
今朝拾穗豈能忘。
忍看滿地谷遺散，
放鴨亦來應飽嘗。

(二)

秋風蕭瑟是涼天，
追趕飛禽孰後先。
得意翩翩游塘水，
稻田一別戲清蓮。

(三)

數鴨投機行陣前，
魚蛙搶劫水塘邊。
離群獨樂遠遊去，
欲判公私待何年。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最高指示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湖南虎踞山五七干校（七绝六首）

1969年11月25日

(一)

一山伏踞沅江边，
山下阡垌少村烟。
高地茶园千畝碧，
培苗艱難望他年。

(二)

批修改造建县前，
思想革新斗私先。
劳动鍊人期道大，
登山干部望良田。

(三)

新栽蔬菜景物妍，
綠葉鮮花百壠連。
峯園精誠已然化，
施肥用糞服拳拳。

(四)

土瘠調和最宜先，
猪圈可作施肥泉。
飼料打糞為所望，
面化飼料有重延。

(五)

山下中農復藝兼，
斧鑿付授盡何虔！
循循讲述村社史，
口若懸河聞表堅。

(六)

濟濟同窗數逾千，
精神紀律兩維全。
明朝踴躍承新命，
昂首超前比鐵肩。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最高指示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湖南虎踞山五七干校（七绝六首）

(一)

1969年11月25日
(二)

一山伏踞湘江边，
山下阡塘茅村烟。
高地茶园千畝碧，
培苗繁盛望他年。

批修改造史无前，
思想革新斗私先。
劳动锻炼人期远大，
登山干部垦良田。

(三)

新栽蔬菜景物妍，
绿萼鲜花百壠连。
农圃精诚已默化，
施肥用粪服拳拳。

(四)

土粪调和最宜先，
猪圈可作施肥泉。
饲料亦须多所理，
融化饲料最垂涎。

(五)

贫下中农德艺兼，
齐臻传授意何虔！
循循讲述村社史，
口若悬河闡志堅。

(六)

济济同寅转逾千，
精神纪律两俱全。
明朝踊跃承新命，
昂首超前比铁肩。

由茶陵虎踞山五七干校寄贈
龙岩鐵路動測隊章誦瑞

69年12月1日

(一)

虎踞龙岩自稱王，亿万細菌徒其亡。
湘江兩江同極地，五十年來駕流勇。

(二)

借道荊門歲月忙，散居兩湖猶未忘。
華北華南一樣好，江山曾與從這量。

(三)

少年潛力比陽光，年老偉衰老仍昂。
長幼協調出奇蹟，新舊事業同担当。

(四)

世情定知本尋常，甘酸苦辣說偏嘗。
好較磨成俗話，主流總比逆流強。

赞张兵

(1969年12月22日)

干校编制凡三赞，

第一赞长称张兵。

卓卓辽宁女干部，

白中圆颧亦光明。

解放军帽压黑鬓，

琅琅京语嘹亮声。

发言动人真神妙，

战士争脱舌翰诚。

劳动作风新领导，

言传身教何坚贞。

赞长战士交融如水乳，

拂尽官僚尘埃仰高行。